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不管怎麼樣，對方還是一個大姑娘，被自己在臂上打了兩巴掌，自然是很難堪的事，而偏偏又被那個舟子看見了，為了避免張揚出去，她才叫他跳下水去，而水中一定也還有著別人在那裡等著……

想到這裡，他再也不替那舟子擔心了，乃拱拱手道：

「剛才非常冒昧，由於在下一時粗心，以為是我的同伴……」

那女子非常開心，連忙問道：「她是你的同伴？她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今年多大了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她姓黃名鶯，今年大概是十八九歲吧！」

那女子又想了一下道：

「黃鶯！十八九歲，世上像她那般的人不多，怎麼以前沒有聽說過呢？」

金蒲孤聽她如此一說，越發肯定她是武林中人，心中倒是一定，俱屬武林同道，多少總還好說話一點，乃笑笑說：「她住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，最近才出來……」

那女子點頭道：

「這就差不多，你連她的歲數都弄不清楚，可見不是你的妹妹，照年齡看，也不可能是你的女兒！她是你的什麼人呢？你的侄女兒，外甥女兒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什麼人都不是，我們祇是

同伴，也可以稱是朋友。」

那女子一呆道：「朋友？不是你的老婆？」

金蒲孤不樂地道：「自然不是，你怎麼想到這上面去了；她還是個小孩子！」

那女子冷笑一聲道：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還是個小孩子！你今年多大了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在下雖然比她大不了幾歲……」

那女子搶著道：「你剛才把我當作她！」

金蒲孤點頭道：

「是的！所以才會做出那種冒昧的舉動，因為她年紀雖然不小，由於很少與世人接觸，童心未泯，有時不免洩氣天真，我才跟她開個玩笑……」

那女子冷笑道：

「你們非親非故，年齡相差不到十歲，除非是你自己的老婆，否則你對任何一個女子都不能用那種方法開玩笑，要不然你就是個好色的淫徒……」

金蒲孤被她說得滿臉通紅，心中雖然十分生氣，但是因為屈在己方，兀自發作不得，祇好低頭無語！

那女子卻不放鬆地緊逼著他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說話？」

金蒲孤忍住性子道：「在下無話可說！」

「別擔心，這些都是你姑姑她們給的錢。鄉下人很重視第一印象，如果你太過謙卑，會讓他們看扁你，所以無論服裝也好。態度也好，絕對不能表現得大興奮或戰戰兢兢的樣子。」

被地帶著四處亂轉之時，我不由自主地沉醉在她強烈的特殊魅力裡。

在火車上，我終於有機會詳細詢問美也子的身世。前面曾經提到八墓村除了田治見家族之外，還有另一戶有錢人家野村，美也子就是野村家的當家主人莊吉的弟媳，莊吉的弟弟達雄是她的丈夫。

「你先生從事什麼工作？」

「他曾經經營一家電機器具製造工廠，這方面我完全不懂，但是戰爭期間電機業的景氣非常好，我們因此發了一筆戰爭財。」

「你先生什麼時候去世的？」

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，也就是日本即將戰敗的時候。他因為喝酒過多，腦溢血死亡。」

「去世的時候還很年輕吧！」

我的問題問得她哈哈大笑。

「我們之間相差十歲，若說年輕嘛，應該也可以算年輕。沒想到他會突然死去，害我束手無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幸好我先生的合夥人是位正人君子，他負起所有的責任，還清清楚楚地將利潤算給我，因此我的生活不虞匱乏。」

「你跟慎太郎交往很久了嗎？」

我盡可能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，但還是無法阻止她那閃電般的視線直窺我的眼底。

「我們認識的時間並不長，因為大家是同鄉，很早以前就聽過他的名字，也聽說他當軍人，最初是我先生主動與他攀關係，戰爭期間軍人當道，如果沒有軍方的保護，各方面的待遇就差很多；所以我們經常招待他到家裡吃飯，或是到外面喝酒……」

「你先生去世之後還繼續交往嗎？」

「我們一直都有來往。自從我先生去世之後，我的心情非常悲傷，慎太郎便時常安慰我，況且我們是同鄉，所以感覺上比較親近，老實說，我討厭軍人，祇不過戰爭期間能認識參謀本部的人，也可以得到許多消息。從這一點來看，好像是在利用他。」

據說戰爭情勢對日本不利的時候，美也子曾經收購許多鑽石、黃金等貴金屬，因此才能擁有相當龐大的財富。她就是這麼奇特的女人，具有日本女人少見的大膽與行動力。

「聽說慎太郎現在還沒結婚，他住在田治見家嗎？」

「不，他雖然單身，但是祇有一個人住，他還有一個妹妹叫典子。至於這個典子……」

美也子忽然閉口不說話，使我不禁抬起眼睛。看見她尷尬的神情，反而使我更想繼續追問下去。「她怎樣？」

美也子為難地清潔喉嚨。（二十二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神情疑惑道：「怪，這些事，我全知道，對了，明祚最後，崇禎皇帝在反賊李自成破城應該之後，在煤山自盡，接著，便是滿族進關，建立滿清皇朝。」

這一直，輪到齊白目瞪口呆，但是他立即找到解釋：這是一個五百年的老鬼，老鬼不會一直自困在這古宅之中，說不定雲遊四方，剛才看他情形，就像是才外出歸來，那麼，他知道這五百年來，世上發生過一些什麼事，自然不足為奇。

齊白想到了這一點心中暗自慶幸，心想若是他「下旨」要自己將那五百年的歷史詳細講給他聽，倒也是一件麻煩事。

這時，「建文帝」又皺起眉：「朕餓了，又思飲酒，你且去備來。」

齊白直跳了起來，嚷：「我怎知酒菜在何處？況且你，你……根本是鬼……如何還要進食？」

「建文帝」神情茫然：「感到飢餓，自當進食。」

齊白又是疑惑，又是驚駭：「這宅子那麼大，你可知糧食貯存何處？」

「建文帝」翻著眼：「自有僕役準備，我怎知道？」

齊白苦笑：「你可是自歸天之後，魂魄一直雲遊在外，至今方歸？」

「建文帝」好像連這一點也不能肯定，祇是側著頭想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，齊白無法掩飾：「總是你對這宅子熟些，我們一起去找。」

第十部：小桃花源

「建文帝」還老大不願，可是在齊白一再催促之下，再加上他可能也真的肚餓了，所以才勉強答應。兩人——應該說一人一鬼一起在古宅中尋找——

齊白說到這裡，我就道：「還是兩人，那個「建文帝」，不是鬼，是人。」

齊白搖頭：「不管他是人是鬼，他絕對是那古宅的主人，不然，不會對一切暗門秘道，那麼熟悉。」

（白素提出了折衷的說法：「會不會有人無意發現了古宅，進來之後，日子久了，就自以為是建文帝？」）

（我和齊白一起叫：「不是，是他進來之後，叫建文帝的靈魂附了體。」）

（我應該是最接近的解釋。）

他們在古宅中尋找食物，那古宅極大，看來「建文帝」對於廚房、倉庫那一帶，也不是十分熟悉（這更合乎他的身份），所以在尋找的過程之中，也頗有趣味，齊白更是如入寶山，古宅中的每一樣東西，都引起他的一陣讚歎，他不止一次地道：「我進過中外古墓無數，沒有比這更偉大的了。」

他又道：「我看，天下除了秦始皇陵墓之，規模最大的古陵應該是這裡了。」

他說得次數多了，「建文帝」十分惱怒：「你胡說八道什麼？這是行宮，不是陵墓。」

齊白暗中吐了吐舌頭，沒有辯什麼，心中卻在想：住了你這個幾百年的老鬼，還不是古墓嗎？（六十）



雖然口中否認，但是辜仲鳴錯愕的表情卻出賣了自己。

「兄弟，別這麼驚訝，想當初我還不是遇見仲柔之後，就從夜店王子變成現在的新好男人。」

看好友一臉傻住的表情，沈志傑能瞭解，因為愛跟喜歡不同，愛的份量比喜歡重多了。

「可是，我跟她認識的時間很短……」

但真的短嗎？辜仲鳴的臉上浮現疑惑，他想起第一次見到歐嘉芝時，就覺得她很熟悉。

她住的地方，他覺得熟悉。

她的聲音，他覺得熟悉。

連她講的話，他也覺得熟悉。

真是見鬼了！

這棵樹叫作黃金風鈴木，當它開滿花時，整棵樹會像是系滿了黃色絲帶，彷彿是盼望著思念的人回家。

她的聲音又在他的耳朵裡響起。

是不是有什麼很重要的事，他該死的把它給忘了？

「那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從沒愛上過任何女人的辜仲鳴，真的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，所以祇好向他的好兄弟求援。

「拜託，你既然喜歡上一個女人，當然是立刻想法子去泡她啊！嘖嘖，問這什麼爛問題。」

沈志傑搖搖頭，果然，陷在愛情裡的，統統是傻瓜。

「老闆，維修廠的人把車子開回來了，要你簽收。」小雅打內線進來說。

她的車修了好幾天了，終於修好了。

「你幫我簽收就好，我現在在忙。」

阿娟昨天打電話來約說今天中午要吃飯，她那下午可能就不回店裡了，所以手邊的工作得先處理掉才行。

「怪了，上次那張設計草稿跑哪裡去了？」歐嘉芝忘了上回把一張新娘頭

紗的設計草稿放在哪裏了。

她最近實在太不專心了，一顆心常魂不守舍的，真糟！

在桌上東翻西翻也找不到，於是她開始把抽屜一層一層打開來找。

打開最底層的抽屜時，一張Gordon的笑臉不經意地出現，她停下原本翻找的動作，把那疊圖紙拿了出來。

這些是Gordon剛消失不見時，她每次一想起他，就會拿張圖紙把他的臉畫下，沒想到半年來，竟然畫了整整一疊。

她輕輕歎了口氣，又把圖紙塞回抽屜裡。

那天她不小心失控了，竟然在辜仲鳴的面前流眼淚！

他為什麼要抱她？

而且，自己為什麼這麼想念他溫暖的胸膛？啊！不想，真是個攪人的混蛋，老喜歡做一些奇怪的事讓她煩心。

反正工作的情緒被打斷了之後，也很難再繼續下去，於是歐嘉芝把東西收一收，準備赴約去吃飯。

歐嘉芝把車子停在金典酒店的地下停車場，然後再搭電梯到八樓的餐廳。

怪了，爸跟阿姨幹嘛不約在醫院附近的餐廳就好，何必約在這麼遠的地方？雖然這間餐廳的氣氛的確很好。「歐小姐，你好。」餐廳外的領班還認得她的臉孔。

「你好。我爸應該有先預約吧？」

喜歡到這家餐廳用餐的政商名流太多了，所以就算是會員，如果不事先預約，也是沒位子的。（四十四）

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獨自一個立在那門外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世間有這等標緻女子，我蔣青巖這日好佳遇也。那小姐幾番在扇兒旁邊將我偷窺，十分垂盼於我；便是那兩個女子，也都是妙人。我想那自觀和尚之言，莫非就是此處？若在此處，便不該有這番驚阻了。」又轉想道：「差矣，差矣！世間哪得有一見便成的事，從來佳人才子，要得成就姻緣，也不知費多少精神，耽幾多歲月。況我今日，也可謂受用了，祇恨不曾問得他的姓名。我於今再等一等他，怕那兩個女人再出來之時，待我問他一個詳細。」正癡疑間，祇聽得牆頭上有人低低說道：「蔣秀才，蔣秀才，老夫人來了，你可速速回去。」蔣青巖抬起頭來，到不見人。蔣青巖心荒，祇得長歎一聲，尋路而回。剛起不止三五步，忽然住了腳，看見那蒼苔之上，有三隻小腳印。蔣青巖認得他三人先時站的方向，忙忙低下頭去，伏在小姐那雙小腳印上，聞了又聞，嗅了又嗅，低低說道：「僚的小姐好香也，我蔣青巖不知幾時才得親手捏一捏兒。」

留連半晌，抬起頭來，見日已西沉，匆匆走出園來，忘了來時的舊路。正在左右顧盼之間，剛剛遇著一個白頭老翁，倚杖而來。蔣青巖上前迎住，拱手問道：「老丈，這裡到亭蘿山，從哪一條路去？」那老翁用杖指著道：「一直西去，過了五個山崗，便是亭蘿山了，老夫也有一半路同行。」蔣青巖聞言甚喜，讓老翁前行，自己隨後，一面行一面問那老翁道：「方纔那個後桃源，是誰家的園子？」那老翁道：「秀才，你原來不知，這便是陳朝湖州刺史華中葵老先生的隱居。他因陳亡不肯仕隋，造這所園子，隱居於此，十餘年不入城市了，半月前約了做山兩個老友，同去遊雁蕩去了。」蔣青巖聞言，大驚道：「原來就是中葵姑父，我幼時聞得先人常說他襟懷曠達，雖少年青紫，絕不矜誇。自陳亡之後，杳無消耗，誰知隱居在此。」心中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「方纔那女子不是我表妹，便是他的妹子，我不免再問那老翁一問。」說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那華老先生真是一個高人了，可知他幾個兒子？」

那老翁道：「問起這件事來，真個天道無知。那華老先生為人極其仁厚，他夫婦今年是望六的年紀，房中也有幾個姬妾侍兒，都不生育，竟做了伯道無兒。且喜中郎有女，夫人蔣氏，一連生了三個女兒，長的名喚柔玉，第二掌珠，第三步蓮。聞得這三個女兒，都是天姿絕世，才學驚人的，大女兒柔玉，又是這三人中的白眉，才色更勝。那華老先生愛之如寶，誓要選天下三個絕頂的才子，方才嫁他，因此尚未許人。」（十）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**張天師64代再傳人**  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**45年**  
三元風水圖解 **經驗**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**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**

化解 { **經濟** } 危機  
**婚姻**  
**健康**

**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**  
**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**  
**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**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